

彩虹合唱团：我们绝不在广场上唱歌(中) ◆ 李甜

金承志说,因为从没碰到过这么“奇怪”的歌词,还要一本正经地演唱,所有男团员开始时都很不适应,女团员总是笑场,因为合唱团的男生以理工科为主,别人越笑这些男生就越不好意思。所以他才跟男团员说:“你们要有优越感,要用天下第一的态度去唱。”并且把这个标注在了乐谱上。后来在正式演出时,他提议:戴墨镜!这不仅是为了装酷,还是为了帮团员们遮挡视线,这样“会比较放得开,对歌曲的表达会更好”。

延续这样的风格,来北京的一个多星期前,金承志开始改编《五环之歌》。他只花了二十多分钟,团员从开始排练到成型也用了差不多这么短的时间。“我有一种能够迅速改编一首歌的本能。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我们的团员也有很高的效率,拿到谱子很快就能唱出来。尤其是之前,团员们遭受过《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的钥匙放在哪里了》这首歌的折磨,能够很快适应,不笑场。”金承志说。

“开心就好”

“其实我觉得人都不是一本正经的,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疯狂,也不可能永远严肃,所以在严肃的作品中糅入了一些比较好玩的元素也是人之常情。音乐作品与人的情绪是相同的,无论从表演者而言,还是从聆听者而言都是一样的,所以我的作品是九分严肃,一分幽默。”金承志解释说。

这样的风格也贯穿了合唱团的排练,甚至形成了他们的整体气质。

5月2日,劳动节假期。37位团员赶来老地方排练。接近六点,指挥金承志出现,一进门就和大家开了个玩笑,随即周边人爆发出笑声。

男士默契地把桌子移到两边,把椅子统一摆放到中间,形成半环形。金承志站在椅子前方,环形中心位置,和舞台演出站位相似。伴随着笑声,大家统一向右转,“先按摩,用力!用力按!”这是彩虹室内合唱团的传统,开

唱之前团员先互相按摩,颈、肩然后是背,大家一起进行肢体和精神的放松。

两分钟后,金承志拍了三下手,示意得严肃点,练声环节开始了。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37个人声音合在了一起,并不停变换音高。金承志提醒,“舌头自然放平,要放平。就像这里,特别好,继续。”

声音又不断变低,“呜”声趋向于“噫”音,金承志强调再往低一点,用“噫”(四声)来发。他亲自示范在转换时,怎么唱,才能听起来中间没断层。

有时金承志会用自创的另类开嗓发声练习,“哈、哈、哈、哈、哈,我爱吃西瓜”,滑稽的内容一次次从团员的丹田挤出来。

有趣又不失专业。女中音金禧每次从开嗓练声时就很专注,她告诉记者,每次金承志提醒找错时,她都会有点紧张。

2012年9月,彩虹室内合唱团首次对外招募团员,当时还是小学语文老师的金禧报了名。面试时,她先被要求唱首歌,听音色。之后,工作人员给她一段陌生谱子,她直接唱了出来。两道程序后,金禧被告知参加下周一的排练。

金禧说,彩虹团的演唱能三遍成型的传闻是真的。拿到一首歌曲,第一遍,先lululu地哼唱一次;第二遍,加歌词唱;第三遍,在外行听,就已经完整了。一首曲子十几分钟就练出来。在拿到新曲子时,金禧会逼自己思想高度集中,最好能把节奏一次唱对。晚上回到家,会温习一遍才睡。其他工作日,她会空出晚上七点到八点的时间反复练习。

在一家外企担任工程师的陈稼和金禧同期进入合唱团。陈稼出生于1984年,是目前最“老”的团员。他自嘲没人会超越自己了,因为从今年起,团里不再招30岁以上的人了。

2007年6月,陈稼从东华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后,在一家做医疗器械的外企当工程师。工作初期,他一周要出差一次,哪儿的医院机器坏了,就得赶紧飞过去。学生时



代,他也参加过合唱团,但没有太上心,工作后他才发现那段时光的珍贵。加入彩虹团之后,他担任起了副团长的职务。从2014年,他开始抓考勤,他认为这关系到彩虹团能不能发展下去,“缺勤,排练质量就保证不了。”

每周一晚上六点到九点是合唱团排练时间,有的成员要从南京、苏州专门赶来。“每学期筹备一套曲目,每周只有一次排练,因此出勤率非常重要。”金承志说。

男低音潘正杰一学期拿到了全勤奖。他在食品安全领域工作,最初加入彩虹团,是因为“前年想找个别特别的场合,向女朋友求婚”。他自称在团里属于声乐水平较差的,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,以前会每周都去金承志家里上课。

这个学期,彩虹团计划排练20到22次,如果某个成员缺勤25%,即5或6次,就得在期末专场演出前,接受金承志和声部首席们的考核。考官们会挑出最难的部分来考,没通过的就不能上台演出。如果缺勤40%,即8次,

13.黑色小车

噢,我随口应着,心想,糟糕,泥沟填没了,只剩下两个线索:“那天出车祸,你们有人在场吗?”“没有,车子烧起来的时候,我们这帮人还在梦里呢。”原来等轮渡打烊停航,这里开店的没了生意,也关门回家。

“难道当时这条路上没人?”“要往市区送菜的乡下人,半夜三更经过这里。”那就对了,警方的记录,观者只有菜农。看来,我眼下要找到目击者是不可能了。我不甘心:“那你到底看到了什么?”

“没看到什么。烧坏的车子和车里的人老早出送,只看见警察跑来跑去,有绳子拦住,不让我们靠近。死人的事,我还是听别人说的。”“绳子拦在啥部位?”“我不是早告诉你了,在你刚刚站的地方。”

我朝刚刚站的地方望去,神龟老桑停这里原来不是为吸油味,而是有意停在出事地点!它真神了。既没有壕沟可探又没有目击者可找。一探究竟的计划泡汤!

沿着神龟老桑的周边,我开始寻找车辙痕迹。在离车身几步远的地方,我发现了那道印子,不是很深,但有点长度,呈S形,轮胎碾磨而成。从车辙轨迹推测,车子本来在路当中正常行驶,开车人觉得异常,硬性刹车,并靠向路边,而路边是泥沟,有翻车的危险,连忙转方向,但方向盘控制不好,最后还是拐到泥沟边燃烧起来。方向盘失灵?不像;手脚不灵便?也不像。因为吴敏判断,那只是手在林艳红死后被砍的。不管怎样,那道印子告诉我两点:一、受害人猝不及防;二、受害人控制方向盘不力。后一点不好解释。也许她此刻手抽筋,我常说她手发麻,医生诊断是颈椎炎引起的。受害人当时到底什么情况?司机死了,没证人间,除非问受害人本人——一个不会说话死人。

那只失踪的手在哪里?就是有人砍下它,也不大可能带着这只手四处乱窜,说不定就在这附近。不管怎样,先熟悉一下周边环境。我沿着昆川路人行道向南走去,经过一两家小店,经过小店尽头的弄堂,经过建筑工地外墙,经过一条江边小路,来到江边花园。

则连考核资格也没有了,到了这一步的团员大多主动退团。“你唱得再牛,排练的那些细节你知道么?”这项工作的主要制定者陈稼说。

上一学期,一名女团员因为生理期,排到后半场实在难以为继,团员都劝她赶紧回家。陈稼后来只给她算上了0.5节课,这位团员不能接受,金承志出面劝陈稼改一下出勤率,也没用。“如果前面有这个人的例子,就很难去衡量。”陈稼说。

在金禧看来,在某种意义上,严格出勤已经代表进团的一种资格。金禧喜欢聚会,爱旅行,但朋友都知道周一晚上不能约她。

南京人“高铁侠”每周一下午坐两个小时高铁来上海排练,排练结束后坐最后一班动车回家,回到南京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半。演出前,合唱团通常在周六加排,比平日排练多3个小时,他周六日就留在上海,周一晚上排练完再回去。

对于这样“自讨苦吃”的排练,还没有分文报酬,潘正杰解释说,“我觉得‘坚持’两个字有点偏苦的感觉,合唱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中,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需要坚持的事情,这应该算是对于爱好的投入,比方一个人喜欢美食,他不会觉得需要‘坚持’每周去吃一顿大餐吧。”

诸春飞是在2013年9月进入彩虹团的。在这里,她发现团员不仅拿到谱基本就能唱,而且还有默契感,“节奏好快,我有点跟不上了”。那种心跳和默契的感觉,她很喜欢。

诸春飞很欣赏金承志,他是她见过的“少有的对音色要求特别高的,而且还要求每一首曲子的音色会有不同的变化”。“要是愿意跟着一个团走,主要还是欣赏这个指挥的风格,如果你觉得指挥不对你的路子,那就找不对。”她说。

也有人问过诸春飞,在彩虹唱歌有什么意义,她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,“就跟人为什么要活着一样,没有正确答案的,自己开心就好了。”

沿着老路返回,我快到神龟老桑跟前猛然发现川阳路以北的昆川路路口过去一点,停了一辆灰头土脸的黑色小车。它像刚刚穿越沙漠,或经受沙尘暴的侵袭,虽然近几年春天上海出现沙尘暴,但近日没有。可见那是一辆闲置已久的旧车,蒙上一层灰土,主人没加打理。记得,刚到时,我眼睛余光里没有这辆车,它又不像是等摆渡的样子。我心头掠过一丝疑云。

拉开车门上车前,我心有不甘地朝南凝视,自言自语,受害人凌晨三点开车到这里干什么?到底要到哪里去?我钻进车里,打开地库,琢磨,如果照司机交代的,他们是去度假,哪里度假?要是在白天,摆渡过江,拐上沪杭公路到海边,或者沿海边去杭州。但是,凌晨轮渡关闭,车到江边,只有往西一条路,兜小路只能到马桥镇。也许根本不是去度假,也不是去马桥,有人约她在这里碰头,甚至根本没打算与她碰头,让她半途死在车祸中。那,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?……只有一种解释,这一带受害人和主谋都熟悉。我返程不妨走马桥镇这条路线,反正也顺路,上3*0国道直达徐家汇,沿途看看有没有引起我注意的地方……

神龟老桑往南到江边小路,右拐贴着建筑工地围墙往西到尽头,那里是农田和村庄。再右手拐弯回到川阳路,左拐走昆川路往北到马桥镇。

马桥镇的镇容焕然一新。崭新的镇政府大楼和住宅楼的崛起,得益于改革开放。我一进镇,就迷路,便在一个十字路口下车问路。

返回时,那辆灰头土脸的黑色小车进入我的视线。真是跟踪我的?不可能!没人知道我来西浦渡口。也许黑车主人走的路线跟我一样。我不妨看看他去哪里。我加快速度,开出一大段路。待脱离开黑车人的视线,我把车开进一条小弄弄的隐蔽处。待黑车过去,我再远远跟在后面,看它去哪儿。它开进密林边的一条小路。进去不久,便是铁丝网围墙,围墙有个入口挂着箭头“高尔夫俱乐部向右进入”“玛娇温泉向左进入”。小路仿佛在山里盘旋,曲折起伏。神龟老桑跟在黑车后面,保持一段距离。我怕那车里坐着歹徒,不留神,对我突然袭击。我毕竟是一介书生。

上海童话

陈姿羽



37.发现问题

“童画,经过这段时间的考察,大家觉得你还是不错的,我想正式任命你为凯蒙的助理,下午将在公司高管会议上研究通过。”何莉群一早上班就让童画到她办公室来,和颜悦色地说,“凯蒙负责的公司钢材一部和房产二部的业务,你要尽快熟悉起来。他昨天向我请假,说要和澳洲方面策划一个国际美术展,需要一段时间,他大力推荐你呢!Julia,你把这两个部门的业务资料和工作纪录送给童助理,并腾出一个办公室,请童助理搬过去。”

童画的办公条件大为改善,她认真研究了何董给她的资料,里面有钢材交易流程工作手册、近一年的交易流水单、发货单、贸易合同等,还与公司的有关人员做了调研,了解了公司的业务流程。她连续加班,趴在办公桌上用计算机把所有交易额都汇总了一遍,对照现有的即时库存总量,却发现最后的数字轧不平,难道是计算机出了问题?

她又电脑上做了个excel表格,把所有数据全都输进去,仔细核对,直到眼冒金星,最后的结果还是和之前计算的一样,这是怎么回事?童画想向凯蒙汇报,但这一大堆数据、疑点在电话里说不清,她再次确认自己没有算错,脑子里迅速归纳了几个要点,便敲开了何董办公室的门。

“何董,我想向您汇报我这几天调研的情况。”童画说。“好,我正好有点空,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。”何莉群抬起头来,笑眯眯地看着她说。

童画心里有点忐忑,虽然她已经反复确认过数字不对,但是对于她汇报的后果,她并没有想得太多,这个缺额,甚至可以说是窟窿后面肯定是有问题的,是不是有人在做手脚?做手脚的人又是谁?是一人还是多人?会不会撞到什么枪口上?经过职场的捶打和洗礼,童画已经再也不是个任人宰割的懵懂小绵羊了,她想,既然何董信任我,让我做凯蒙的助理,把他分管的业务负责起来,不管什么原因,我必须尽到我的职责。